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在中国初中生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褚晓伟^{1,2}, 范翠英^{1,2}

(1.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对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进行修订,并检验其在中国初中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方法:**采用中文版的RCBI对661名初中生进行施测,分别对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并初步分析中国初中生网络欺负的特点。**结果:**①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各包括14个项目,各项目均具有良好的鉴别度;②两个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92和0.87,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90和0.85;③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均支持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的单因素结构模型,两个分量表分别与效标(传统欺负、受欺负)及其各类型呈显著正相关。**结论:**RCBI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宜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

【关键词】 网络欺负; 网络受欺负;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6.008

Revision of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U Xiao-wei^{1,2}, FAN Cui-ying^{1,2}

¹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²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 among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Six hundred and sixty on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CBI.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validity 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zation subscales were separately performe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yberbullying among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①Both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zation subscales contained 14 items and each item showed a good discriminability. ②These two subscales had favorable reliability. Cronbach's α values were 0.92 and 0.87, respectively. Split-half reliability values were 0.90 and 0.85, respectively. ③Results from explorative and 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es supported the single factor model of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zation subscales. These two subscal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riterion variables(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subtypes.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CBI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s】 Cyberbullying; Cyber-victimization; Reliability; Validity

网络欺负(cyberbullying)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欺负形式。它是指“借助电子信息交流工具,反复地对不易进行自我保护的个体有意实施的一种攻击行为”^[1]。例如,个体可以通过发短信或电子邮件、上传照片或视频、发送即时通讯消息等方式对他人进行辱骂、骚扰、威胁、诋毁、孤立、揭露其隐私等。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研究的逐渐深入,表明网络欺负具有跨文化的普

遍性,且在我国青少年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2,3]。

此外,由于网络环境的独特性(例如,匿名性、无时空限制、大量潜在观众、信息保存持久性)^[4],网络欺负事件对受欺负者的消极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以往研究也表明,网络受欺负者往往具有较为严重的内化问题(例如,抑郁、焦虑、低自尊)^[5,6]和外化问题(例如,旷课逃学、物质滥用、违法违纪)^[7,8]。有研究者甚至发现,网络受欺负者更可能产生自杀意念或进行自杀尝试^[9,10]。

虽然在国外网络欺负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在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工具也较为缺乏,而对网络欺负的测量工具进行适应性研究

【项目基金】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190001)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自主课题(2016-04-009-BZK01)资助
通讯作者: 范翠英, E-mail: fancy@mail.ccnu.edu.cn

则有助于推进国内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国内研究者使用频率较高的测量工具是由 Erdur-Baker 和 KavŞut 编制的网络欺负量表(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CBI)^[11]。该量表包括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两个分量表,分别包括18和16个题目。Zhou 等人为使两个分量表在内容上保持一致,特在网络受欺负分量表中增加两个题目^[3]。该修订后的CBI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适应于中国文化背景^[2,12]。

Topcu 和 Erdur-Baker 在原有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新测量条目、改善原有条目措辞等方法初步编制了修订版的网络欺负量表(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13]。研究者通过焦点小组进一步评估RCBI初始版,并对该版本的用词、样式及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通过信效度检验,最终形成含有28个条目的RCBI,其中包括网络欺负分量表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各14个条目。两个分量表均为单维度,且量表内各个条目在内容上保持一一对应关系。

相比CBI,RCBI题目数量较少,并且一些题目依托于青少年较为频繁使用的电子信息交流工具(例如,社交网站),对青少年的网络欺负行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同时,RCBI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诸多样本中显示出较高的信效度^[14,15]。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中国初中生为样本,对RCBI进行中文版的修订,并检验其信效度,为探究中国青少年的网络欺负、受欺负发生状况提供必要准备。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武汉市某中学的661名初中生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403人(61%),女生258人(39%);初一学生328人(49.6%),初二学生333人(50.4%),初三学生由于中考原因未参与本次调查。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12.86±0.73岁。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有92.3%来自双亲家庭,7.7%来自非双亲家庭(8人未作答)。

1.2 工具

1.2.1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 该量表包括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两个分量表,各有14个题目。被试在每道题上评估自己在最近6个月内实施或遭遇相应行为的频率,采用4点计分,1表示“从未实施”或“从未遇到”,2表示“一次”,3表示“2-3次”,4表示“3次以上”。

中文版的RCBI采用中英文回译法。先由研究

者本人翻译成中文,并由3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讨论研究后形成中文版初稿,再请两名英语专业研究生将其回译成英文。最后,在课题组内进行反复对比和修改,确保译文与原文的意思最为接近。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方面的调适,如将原量表中的“Facebook, Twitter”等改为“QQ空间、人人网、微信朋友圈”等。通过以上步骤,最终确定中文版RCBI。

1.2.2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 该问卷由Olweus编制,张文新,武建芬和Jones修订^[16]。该问卷包括欺负和受欺负问卷,各有6个题目,用于测量个体传统欺负和受欺负的主要类型(言语、身体和关系欺负/受欺负)及其发生频率。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未实施”或“从未遇到”,2表示“1-2次”,3表示“每月2-3次”,4表示“每周1次”,5表示“每周几次”。在本研究中,欺负和受欺负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79和0.77。

1.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19.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和探索性因素分析,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中每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相关系数分别在0.54-0.77和0.44-0.68之间。将被试按各分量表总分高低排序,取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对两组被试在每个项目上的平均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结果表明,在两个分量表中,两组之间每个项目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以上分析,保留两个分量表中的全部项目。

表1 题总相关、*t*检验与各项目因子负荷分析结果

网络欺负分量表				网络受欺负分量表			
项目	<i>r</i>	<i>t</i>	因子负荷	项目	<i>r</i>	<i>t</i>	因子负荷
1	0.74*	12.31*	0.69	1	0.65*	5.48*	0.59
2	0.70*	13.12*	0.68	2	0.63*	6.71*	0.59
3	0.77*	8.17*	0.77	3	0.66*	4.67*	0.69
4	0.68*	15.33*	0.63	4	0.68*	9.69*	0.64
5	0.76*	7.35*	0.69	5	0.60*	5.68*	0.60
6	0.70*	4.53*	0.66	6	0.56*	3.02**	0.76
7	0.74*	8.07*	0.71	7	0.63*	6.14*	0.70
8	0.66*	8.76*	0.60	8	0.59*	7.69*	0.63
9	0.74*	4.84*	0.77	9	0.62*	3.86*	0.74
10	0.69*	5.93*	0.68	10	0.58*	3.62*	0.61
11	0.64*	18.37*	0.59	11	0.66*	16.13*	0.59
12	0.66*	5.01*	0.65	12	0.59*	3.67*	0.69
13	0.54*	8.30*	0.45	13	0.56*	5.91*	0.51
14	0.70*	4.04*	0.71	14	0.44*	3.53*	0.41

注:* $P<0.001$,** $P<0.01$,下同。

2.2 信度分析

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92和0.87, 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90和0.85。

2.3 效度分析

2.3.1 结构效度 将数据随机分成两半,一半用做探索性因素分析($n=328$),一半用做验证性因素分析($n=333$)。对网络欺负分量表中的14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KMO为0.85,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 $\chi^2=2676.30$, $P<0.001$, 表明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提取4个公因子。但是,碎石图显示提取两个因子时,曲线就开始逐渐变平。同时,网络欺负的4因素模型在理论上难以获得解释,且考虑到原始量表的单维度性,因此本研究将提取公因子的个数固定为1。结果显示,该公因子的特征值为6.23, 方差贡献率为44.52%。各项的因子负荷在0.45-0.77之间,如表1所示。对网络欺负分量表的单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chi^2/df=3.30$, SRMR=0.04, GFI=0.93, CFI=0.97, NFI=0.96, TLI=0.95, RMSEA=0.08, 各项拟合指数均可接受。

对网络受欺负分量表中的14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KMO为0.85,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 $\chi^2=1839.53$, $P<0.001$, 表明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提取3个公因子。但是,碎石图显示提取两个因子时,曲线就开始逐渐变平。同时,网络受欺负的3因素模型在理论上难以获得解释,且考虑到原始量表的单维度性,因此本研究将提取公因子的个数固定为1。结果显示,该公因子的特征值为5.57, 方差贡献率为39.69%。各项的因子负荷在0.41-0.76之间,如表1所示。对网络受欺负分量表的单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chi^2/df=2.32$, SRMR=0.05, GFI=0.94, CFI=0.94, NFI=0.90, TLI=0.92, RMSEA=0.06, 各项拟合指数均可接受。

2.3.2 效标关联效度 对RCBI中文版和各效标进行简单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网络欺负与传统欺负及其各类型(言语欺负、身体欺负、关系欺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2-0.27之间;网络受欺负与传统受欺负及其各类型(言语受欺负、身体受欺负、关系受欺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9-0.40之间。

表2 RCBI中文版与各效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关联效标	网络欺负分量表	网络受欺负分量表
传统欺负总分	0.27*	
言语欺负	0.23*	
关系欺负	0.24*	
身体欺负	0.22*	
传统受欺负总分		0.40*
言语受欺负		0.33*
关系受欺负		0.37*
身体受欺负		0.29*

2.4 中国初中生群体网络欺负的特点分析

在本研究中,有37.8%的初中生($n=250$)至少实施过一次网络欺负,其中包括男生152人(37.7%)、女生98人(38.0%),初一学生126人(38.4%)、初二学生124人(37.2%),来自双亲家庭221人(36.7%)、来自非双亲家庭24人(48.0%)。有60.2%的初中生($n=398$)至少遭受过一次网络欺负,其中包括男生248人(61.5%)、女生150人(58.1%),初一学生205人(62.5%)、初二学生193人(58.0%),来自双亲家庭363人(60.2%)、来自非双亲家庭31人(62.0%)。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t=1.85$, $P=0.07$; $t=1.51$, $P=0.13$)和年级差异($t=1.23$, $P=0.22$; $t=0.92$, $P=0.36$);非双亲家庭中的学生要比双亲家庭中的学生更可能进行网络欺负($t=-3.68$, $P<0.001$),但在网络受欺负方面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t=-1.12$, $P=0.26$)。

3 讨 论

目前关于网络欺负的研究中,由Topcu和Er-dur-Baker修订的网络欺负量表是使用较为普遍的测量工具之一。本研究通过选取中国初中生为研究样本对RCBI进行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检验。研究结果表明,RCBI中文版初步修订的结果较为理想,适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

项目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分量表的14个项目均与总分相关显著,所有相关系数在0.44以上;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个项目上的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说明RCBI中文版的各个项目具有良好的鉴别度。同时,信度分析结果表明,RCBI中文版的Cronbach α 系数和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系数均在0.85以上,说明两个分量表中的项目之间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与原始量表的单维度性一致,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的单因素模型拟合较为理想,所有项目的因

子负荷均在0.4以上。参考以往研究^[13],将传统欺负和受欺负问卷分别作为两个分量表的效标。结果发现,网络欺负与传统欺负及其各类型之间相关显著;网络受欺负与传统受欺负及其各类型之间相关显著,这说明RCBI中文版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另一方面,RCBI中文版与各效标之间均没有表现出较高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这也说明网络欺负与传统欺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欺负及其各类型的独特概念。

在本研究中,初中生实施和遭受网络欺负的频率都较高,这与以往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类似^[2,3],这也进一步提醒全社会须对该现象予以重视。与先前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17,18],本研究也发现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但有些研究发现,网络欺负、受欺负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例如,Wang, Iannotti 和 Nansel 发现,男生更可能成为网络欺负者,而女生更可能成为网络受欺负者^[19]。Kowalski 和 Limber 发现,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要比六年级学生更可能实施和遭受网络欺负^[20]。诸多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也启示研究者仍需进一步检验网络欺负、受欺负的性别和年级差异。此外,非双亲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更易出现外化问题,如网络欺负,这也暗示我们完整的家庭结构对孩子成长和发展的的重要性。

参 考 文 献

- Smith PK, Mahdavi J, Carvalho M, et al.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8, 49(4): 376-385
- Fan C, Chu X, Zhang M, et al. Are narcissists more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cyberbullying?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6.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3, 34(6): 630-647
- Kowalski RM, Giumetti GW, Schroeder AN, et al.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4, 140(4): 1073-1137
- Fredstrom BK, Adams RE, Gilman R. Electronic and school-based victimization: Unique contexts for adjustment difficulties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1, 40(4): 405-415
- Kowalski RM, Limber SP.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academic correlates of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13, 53: S13-20
- Hinduja S, Patchin JW. Offline consequences of online victimization: School violenc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07, 6(3): 89-112
- Mitchell KJ, Ybarra M, Finkelhor 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online victimization in understanding depression, delinquency, and substance use. *Child Maltreat*, 2007, 12(4): 314-324
- 黎亚军. 青少年受欺负与自杀: 抑郁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2): 282-286
- Schenk AM, Fremouw WJ. 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coping of cyberbully victi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12, 11(1): 21-37
- Erdur-Baker Ö, Kavşut F. Cyber bullying: A new face of peer bullying. *Eur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27: 31-42
- 何丹, 范翠英, 牛更枫, 等.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欺负: 隐性自恋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1): 41-44
- Topcu Ç, Erdur-Baker Ö.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studie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5: 660-664
- Brewer G, Kerslake J. Cyberbullying, self-esteem, empathy and lonelines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48: 255-260
- Sari SV. Was it just joke?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s and their styles of hum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4: 555-559
-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2: 7-11
- Slonje R, Smith PK.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8, 49: 147-154
- Didden R, Scholte RHJ, Korzilius H, et al. Cyberbullying among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in special education settings. *Developmental Neurorehabilitation*, 2009, 12(3): 146-151
- Wang J, Iannotti RJ, Nansel TR.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45(4): 368-375
- Kowalski RM, Limber SP. Electronic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7, 41: S22-30

(收稿日期:2017-03-18)